

■ 凌承伟

与几位同道应邀到重庆南川区金佛山书画院观摩,其间,画院主事人韦明齐特地邀约了当地的几位艺术收藏者,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收藏的李继华先生的多件书画作品。

面对一件件未经装裱,有些皱褶、陈旧,乃至发黄的画卷,倏然间,一种对原本不该却还是被忽略了的人物的歉意油然而生。于是,我认真阅读了李继华的履历。

李继华,1921年出生于南川三泉乡一户尚属殷实的农家,7岁启蒙于乡间一所私塾学堂,后辗转求学、念书,一直到20岁出头自酉阳师范学校毕业。此后几年间,他在乡县的几所小学校教书。

由此来看,他的青少年时代均是在散发着书香墨味的黉门中度过。他天资聪颖,喜爱文学与美术,加之勤奋好学,读书时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。我想,童子功般的中国文化历练,无疑为他后来致力于中国传统书画研习,打下了坚实的功底。

从李继华的履历年表上来看,1945年至1949年间,他求学于中央大学艺术系。

这就是说,他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的,抗战胜利后,随中央大学回迁南京后完成了学业。

我联想起曾经参与策划并担任学术主持的两次艺术活动。

2012年4月,西南大学联袂重庆市政府文史馆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,举办了《张书旂中国画艺术及其传承展览暨国际学术研讨会》。张书旂是中国画坛上一位成就凸显的画家、美术教育家。抗战全面爆发后,他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,落脚沙坪坝,一方面教书育人,另一方面积极投身大后方抗日救亡文化活动。

另一次是2018年11月,渝北区委宣传部、四川美术学院和西南大学联合主办的《艺为人生 弦歌不辍——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中国画教育及艺术传承展览暨学术研讨会》。

活动立足于对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在重庆的历史研究,展出了吕凤子、汪采白、徐悲鸿、陈之佛、黄君璧、张书旂、傅抱石等多位曾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执教的艺术家、艺术教育家的作品;同时展出了何海霞、梁白云、苏葆桢、赵蕴玉、岑学恭、谭学楷、宗其香等抗战时期



李继华作品。

求学于中央大学艺术系的艺术家、艺术教育家的作品;还展出了段七丁、李白玲、陈航、黄静、苏甦、傅吉鸿、唐楚孝、李月林等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,传承原中央大学中国画艺术血脉的几代中青年艺术家、艺术教育家的作品。

对于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、影响不容小觑的原中央大学美术教育历史的回眸,作为学术主持,我以为举办

这两次活动的目的,除了研究历史,追忆故人之外,另一层意义,也是学界更在意的——传承。

遗憾的是,这两次活动,李继华的艺术作品没有参加。因为活动组织者不知道他,更不知道他是原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中的一员。

从一张拍摄于1948年暑期,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组学生与张书旂伉俪合影的历史照

一位漂亮的女乘务员很快来了。她先是看了“卷发女”的车票,然后看了我的车票,又再次看了“卷发女”的车票,微笑着对她说:“同志,抱歉,您买的是二等座车票,这是一等座车厢。”

哦!原来如此。“人差怪屋基,米少怪饭稀。”“必须要道个歉。”挨着的乘客都嚷嚷说道。这时,“卷发女”一脸尴尬,连说两声“对不起,对不起”,用手摸了摸头发,高跟鞋发出一连串响声一溜烟跑了。

碰到这种糟心事,心里有点堵。我从背肩包里找出一瓶矿泉水,咕咕咕大口喝着,正思忖间,又一个声音传入耳朵:“小伙子,你这个座位是我的吧?”声音虽急促但甜美温和,我循声望去,一位70多岁的阿姨在叫我,她穿着朴素,背着简单的行李,一脸慈祥的笑容。

我接过她递来的票,仔细瞧了瞧,高铁票是去广州的,排数、号数都对,只是阿姨的车票是二等座,车厢号也不对。

看着阿姨有些疲惫的样子,我想起了我那青丝堆雪、蹒跚行走的母亲……毅然接过她的行李,将其放稳妥,然后对她说:“对不起,是我坐错了,您来坐好。”

我大步朝阿姨的座位奔去,蓦然发现,邻近的几位乘客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,向我甜丝丝地笑着。

转过身来,恍惚听见阿姨在对邻座的乘客说,是儿子买的车票,她来重庆看孙子,现在得赶回广州了。

高铁嗖嗖欢快地跑着,我想起了母亲的口头禅:“勤劳有饭吃,善良可平顺。”

不知不觉,我睡着了。梦中,母亲在朝我甜甜地笑……

了不菲的学费,学会了做香山蜜饼,后来外出打拼,但香山蜜饼一直装在他的心里。听闻忠州老街再次开张,他回来再续前缘。

我还是打破砂锅问到底,想知道香山蜜饼到底是怎么个做法。老街坊只说是用面粉和蜂蜜和面,做成一个一个个的剂子,装入刻有“香山蜜饼”字样的特制模子,放入特制烤炉,采用传统手法烤制。也许,他觉得这种烤制方法并不特别吧。

香山蜜饼与白居易的故事,在忠县几乎人人都知晓。据传,白居易在唐元和十三年(公元818年)被贬为江州司马后,又调任忠州,也就是今天的忠县当刺史。

在忠州期间,白居易深入民众,体察民情。有一次,他路过一家饼店,发现店主因饼质量差而生意清淡,生活困苦。白居易结合北方制饼工艺,用蜂蜜、香油和麦面制作了一种香甜味美的蜜饼,并传授给店主。有了这种美食,店主的生意也好转起来。白居易晚年号“香山居士”,因此这种蜜饼便被命名为“香山蜜饼”。

“我的想法是有一天忠州人人都会做香山蜜饼。”老街坊此话一出,一众友人都笑了起来,他却一本正经地说:“我说的是真的!”

我相信,因为我想起了他在文友群里写的一段话: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摊位上,我会带着微笑迎接每一位路过的行人。看着他们在我的摊位前驻足,我感到无比满足和幸福……”

弦歌不辍 故人犹在

——写给李继华先生

片(张书旂1947年自美国返回中国执教两年后,再度赴美前留下的历史影像)来看,照片上除张书旂和新婚妻子海伦外,国画组全体同学共计9人,李继华在其中。

可见,李继华得到张书旂直接教诲和影响是在1947至1948年的两年间。如此说来,他算是梁白云、苏葆桢、何方华、岑学恭、杨鸿坤、谭学楷等一干曾在抗战时期求学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的师弟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以上诸位学长均就职于成渝两地的高校、画院等文化单位,后来都成为两地中国画界颇有影响的领军人。然而,比起学长们,李继华的人生境遇和过往就相差许多了。

1957年,李继华遭遇不公,两度回老家务农,前后长达18年之久。1978年,他才返回校园再执教鞭。其后,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以及多方关照,他的境况日渐好转,重操艺事,笔耕不辍。2001年,李继华病逝于南川师范学校,终年81岁。

李继华留下了大量书画作品,其中多是1978年以后的创作。此前,18年务农对他艺事的耽误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。然而,从他艺术生涯后20多年间的艺术创作中,我们可以看到他求索艺术的执着,感受到他内心深处那从未熄灭的对人生和现实生活的炽热情感。

如果说,得张书旂、黄君璧、陈之佛、傅抱石等一代宗师的教诲,梁白云、苏葆桢、何方华、岑学恭、谭学楷等人在传承和发展近现代写意花鸟画、山水画方面成就斐然,在川渝地区影响很大,声誉卓著,对西南大学、四川美院等高校的艺术教育建树丰厚;那么,作为他们的学弟,李继华在诸多方面则不能与之比肩了。

诚然,这与李继华的人生境遇、生活工作状况,以及所置身的文化环境等方面相关。

沙河子,一座沉淀的记忆之城

■ 川泉

城是沙河子,河是长江支流的芒溪河与长生河。两河交汇,千年沙积形成一块小平坝,坝上长出一座城——万县县城。

城因水而生,也因水而变。在三峡库区蓄水175米之后,沙河子仿佛在一夜之间被时间轻轻抚平,许多建筑悄然沉没于碧波之下。

水下是老城老街,只留下一缕缕怀旧的气息,在风中低语;水上是新城新街,在阳光下生长。

我和这座城市有着40多年的交集,城里有我的青春和爱情,家庭和工作,还有那份对老城沙河子深沉而温柔的记忆。

沉淀的记忆很清晰,就像一股清冽的山泉从时间的隧道流出——

父辈在山里的碗厂工作,几代人生活在山里。上世纪70年代,曾经辉煌的碗厂逐渐被岁月淘汰,父辈也陆续从山里搬到了城里——沙河子。

第一个搬到城里的是二婶家,在沙河子映水路尽头的玛钢厂。那时,我在山里读小学,到了暑假,就去城里二婶家玩。第一次到城里,眼里全是稀奇事:喇叭裤、波浪头是街上行走的风景;电影院、录像厅、溜冰场、歌舞厅是城市人的浪漫生活;“解放牌”和“叮当”的自行车是马路上的标配,偶尔听到吉普车、伏尔加“滴滴”的喇叭声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,父辈们相继从山里举家迁入沙河子,与城市的建筑一起呼吸着喧嚣的空气。我中学毕业后,未能参加高考,却穿上了军装,呼吸着雪域高原圣洁的空气。1986年6月,我被分配到万县县城的一家国企,成为了城市的主人。

记忆中最难忘的是沙河子的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,洒在蜿蜒的芒溪河、长生河水面上,波光粼粼,宛如两条镶嵌在老城心脏的金色绸带。

河畔,老人们或悠闲地散步,或聚在一起,用那熟悉的乡音交谈着家长里短,那份平和与满足,是岁月赋予他们最宝贵的财富。孩童们的笑声,清脆悦耳,他们在巷弄间追逐嬉戏,那份纯真与快乐,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微笑,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

沙河子的夜,别有一番风味。夜幕降临,街道两旁的路灯逐一亮起,暖黄色的柔光在夜色中轻轻摇曳,为这座城市罩上了一层温馨的面纱。

西溪路口的小吃摊上热气腾腾,从沙河老格格到红油麻辣烫,每一种味道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,更是对过往生活的一

偏安一隅,固守家园,除了年轻时求学以外,李继华的大半生都没有离开过农村,甚至没有走出县城。

生于斯,长于斯,无论其身处逆境或顺境,南川美丽丰饶的土地,由金佛而得名的一脉大山,以及世代世代繁衍生息于这方热土的父老乡亲,让他不舍。清贫而简淡的生活,淳朴却温馨的乡情,成为他心灵的家园。

我们看见,数十年来,李继华求索中国书画艺术,初心不改,矢志不渝。教书育人之暇,用他那枯瘦的画笔描绘家乡的一草一木,书写乡间生活给予他的点滴欢愉和眷恋。

他喜爱牡丹、菊花寓意的美好与吉祥,欣赏兰草、荷花象征的清新与高洁。然而,他却把更多的心思和期许寄托于笔下的墨竹!

新竹、修竹、风竹、雨竹……在各种竹景、竹情的描绘中,不施色,无弄姿,任凭水墨交融,放手线条捭阖。

正是在这样的交融与捭阖之间,我看见李继华的画风与其昔日老师和学长们的艺术渐行渐远。

小写意中显露出文人的风骨。主观性的书写越来越多地替代了客观性的描绘。以执着于竹的品性和表现为标志,李继华的绘画逐渐显露出了属于他自己的风貌。他的一些书法作品也愈发多地表现出发自内心深处的向往与诉说。

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,李继华晚年的艺术透出一种自由、舒展、随性、轻松的美意。

在作别南川返程的路上,我收到韦明齐发来的几条微信,文字不短。仔细阅读,是关于李继华人生经历的回顾,以及韦明齐等人跟随李继华习画的点滴往事。

字里行间不掩怀念之情,敬仰之意。李继华的人生以及他留给世人的艺术,让我琢磨、思考。

我忽然想到,如果李继华自中央大学毕业回到重庆,在城里就职某个高校、画院或文化单位,他的艺术人生应该与他的学长们差不多吧?如果没有遭遇那场波折以及其后原本不该承受的苦难,他的艺术兴许会是另外一番景象。不免些许感慨,唏嘘!

李继华先生作古已经24个年头了。有幸,看他的绘画,读他的人生,弦歌不辍,故人犹在。记下以上文字,且为纪念吧。

■ 徐文峰

生活中的遇见太多。有美好的、浪漫的,也有奇怪的、尴尬的……

遇见美好的,那是看见电线杆,撞到玫瑰花;遇见烦心的,那是看见玫瑰花,撞到电线杆。但遇见堵心事,可不可以投以善良的目光,实现堵则变,变则顺,顺则通,通则久呢?

还是说说4年多前高铁上的那次遇见吧!那天,蝉“知了、知了”地叫个不停,微风穿过一排排桂花树,吹拂着我的脸庞,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,快检票了,于是加快了脚步。

提箱、抬腿、上车、寻号、落座、抹汗…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打望着高铁上的环境:左右各两排现代化的金属椅子,顶部搭着厚实干净的布料,方便旅客后仰休息,中间过道较宽,真是舒适又大气。匆匆而来的男女、大小乘客都轻言细语,笑靥如花。

这是我第一次乘高铁出远门,去广州拜访朋友,想着还有9个小时的路程,我开始有些睡意。

刚合眼十几秒钟,一只手重重地拍在我身上,伴随着有些凶凶的普通话:“快起来,快起来!这是我的座位。”我一个激灵,睁眼一看,是一个30多岁的少妇,烫着卷发,一张表情有些夸张的脸。

她有些激动,一只手提着精致的小包,一

只手在用力拉我。

这是啥情况?我脑壳里像过电影换胶片一般。我的车票是在窗口买的,不会错。是不是她买到了假票?这是我的第一直感。

“我的票没有错,是7车厢2排B座。”我说。“这不行,把票拿给我看看。”“卷发女”的话“掷地有声”,吓得我甚至有点怀疑人生。

此时,车厢里又围过来几个乘客看热闹,一年轻的男乘客还用手指着我,帮着“卷发女”起哄:“哥子,看你穿得周吴郑王的,还翘霸座,这不对噻!”我连忙掏出车票给另两名乘客看,“没问题的,车厢、排数、车位都对。”

“卷发女”也从包里取出车票看了看。我借机瞥了一眼,暗想:怪了,怎么都是7车厢2排B座?

“你这张票肯定有问题,是假的,快让开。”“卷发女”再次提高了嗓门,拎了拎外衣,抹了抹汗水,豪横地吼道。

一向坚持原则的我此时也据“票”力争,回击“卷发女”：“车票有没有问题,你说了不算数!”

“这个座位百分之百是我的。如果错了,我赔你500元钱。”“卷发女”亮出绝招。“哪个要你的钱哟。如果你错了,必须道个歉!”我这样说道。

“嗨!叫乘务员来处理嘛。”邻近一乘客建议道。“对对对!”几个乘客同声附议。

蜜饼情怀

■ 倪红艳

老街坊是新近加入文友群的,他常常在群里发一些忠县美食的照片,其中就包括香山蜜饼。

香山蜜饼是我们当地的特产,其传统制作技艺还是重庆市级非遗。我对香山蜜饼一直心心念念,久慕其名。老街坊的出现,又一次勾起了我一探究竟的欲望,于是邀约了几个文友,寻到了老街坊开在忠州老街的店。

老街坊的店就靠东门开着,香山蜜饼的牌子也比较显眼。进得店来,几盒蜜饼显眼地摆在柜台上,却并不见老板。

同行的人说,定是在隔壁厨房炒菜,正准备寻去厨房,老街坊就穿着厨师服,手里提着勺子出来了。面孔黝黑的他有些羞涩,并不像在微信群里那般健谈。

我迫切地想了解香山蜜饼是怎么做出来的,他却只领我去看了制作蜜饼的锅灶,大锅加烤锅,看得并不太明白,但乡土的味道传递了纯手工制作的原理。

接着,他就自顾钻进厨房做菜去了。同行友人似乎与他很相熟,也不管他,提了茶水与我们喝茶。

正聊着,老街坊端上一盘花生,又钻进厨房去了。来来去去,一盘炸鱼,一盘炸瘦肉,一盘炒洋芋丝,一盘海鲜就上桌了,他的热情全在这一桌菜里了。

菜全部上齐,他才落座,仍然没多的话,只是倒了酒,与友人们举杯同饮。并说,有朋自远方来,高兴。

不一会儿,他又离席,端上来一盘香山蜜饼。我眼睛一亮,立时取了一块。咬一口,初嚼稍硬,嚼碎了便化了似的,甜而不膩,还透着玫瑰的香味。询问是什么馅,原是加了玫瑰花。他说,昨天才做的,放两天回油就更酥了。

他的话多了,情绪明显高涨了起来,许是香山蜜饼打开了他的话匣子。

原来,他是地地道道的忠县人,就住在任家巷子,东门旁。他讲起了小时候在忠州老街的生活,讲起了街坊之间的情谊。他说他在东门城墙上种的一棵树现在还在。

我突然就有了亲切感,也理解了他的网名为什么叫“老街坊”。

老街坊的蜜饼情缘得从十几岁说起,那时他看到一本油印的册子上有香山蜜饼,只一眼,就对它情有独钟。

到了上世纪90年代,他拜了很多师傅,交



投稿邮箱:kjwtxz@163.com